

试论施为动词与施为句的语义 - 语用约束性

曾永兴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俄语中心, 广东 深圳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4日

摘 要

本文基于奥斯汀施为句理论及阿普列列相关于俄语施为动词的语义分类, 从“词汇语义 - 句法配置 - 语境适切”分析框架出发, 就施为动词与施为句的语义 - 语用约束问题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探明了施为动词的语义属性、话语自指及相应语义 - 语用限制, 发掘出原型施为句以及非原型施为句的功能行为、形式表征及语义 - 语用制约性, 揭示出施为性是词汇语义潜能、句法形式与语境适切条件动态耦合的结果。该框架可为施为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与分析思路。

关键词

施为动词, 施为句, 施为性, 语义 - 语用约束

On the Semantic-Pragmatic Constraints of Performative Verbs and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Yongxing Zeng

Russian Language Center, Shenzhen MSU-BIT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Received: August 5,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4, 2026

Abstract

Drawing upon Austin's performative utterance theory and Apresjan's semantic classification of Russian performative verbs, this article employs a "lexical semantics-syntactic configuration-contextual felicity"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semantic-pragmatic constraints of performative verbs and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Through this study,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discourse self-reference, and corresponding semantic-pragmatic constraints of performative verbs have been elucidated, the functional behavior, formal representation, and semantic-pragmatic constraints of

文章引用: 曾永兴. 试论施为动词与施为句的语义-语用约束性[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270-278.

DOI: 10.12677/ml.2026.149923

both prototypical and non-prototypical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have been explored, revealing that performativity is the result of a dynamic coupling among lexical semantic potential, syntactic form, and contextual appropriateness. The proposed framework may offer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and analytical insights for the localized study of performative theory.

Keywords

Performative Verbs,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Performativity, Semantic-Pragmatic Constraint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言语行为理论作为语用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发端于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对表述句与施为句的区分,其核心在于揭示语言“以言行事”的本质。然而,长期以来,语用学界对施为现象的研究多偏重于宏观的“施为句”,而对作为其句法核心的“施为动词”的约束机制关注不足。尽管奥斯汀和俄罗斯莫斯科语义学派代表阿普列相分别从语用分类与词汇-语法角度做出了开拓性探索[1][2],国内学者虽对施为现象的语法-语义、语用-语法多维界面特征进行了本土化阐发[3]-[5],但在“同义意向动词施为功能的选择性差异”这一深层机制上,既有研究缺乏系统性阐释。这些方面的不足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施为动词、施为句问题的理论研究。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施为动词、施为句的语义-语用约束性进行探讨,借此尝试建立英美语用学与俄罗斯词汇语义学的对话:一是从施为动词的意向本质出发,阐明意向动词施为化的多重阈限;二是通过剖析原型与非原型施为句,揭示词汇语义、句法配置、语境适切协同施为性建构的深层约束机制。

2. 施为动词的语义-语用约束

语言的本质究竟是“真值陈述”还是“社会行为”,曾是20世纪语言哲学界争论的核心。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逻辑实证主义主要依据真值条件解释命题意义,认为命题意义完全取决于其真值条件。奥斯汀发现,日常语言中存在大量无法用真假值衡量的语句,说话人说出这些话时,并非在描写或报道某项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在适切条件下直接实施相应社会行为。基于这一发现,奥斯汀提出了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对施为现象展开研究。

2.1. 施为动词研究:从奥斯汀到阿普列相

奥斯汀突破逻辑实证主义将语言等同于“真值陈述”的局限,区分了“以言指事”的表述句与“以言行事”的施为句,指出施为话语的有效性取决于特定的“适切条件”而非真假值。随后,他依据意向行为语势(illocutionary forces)将意向行为划分为裁决类(Verdictives)、行使类(Exercitives)、承诺类(Commissives)、表态类(Behabitives)、阐述类(Expositives)五大类[1]。该分类首次将动词意义、说话人意图及社会角色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把身份、责任、态度等语用要素引入语言学研究,奠定了施为动词研究的理论基石。

塞尔对奥斯汀的体系进行了系统批判,指出其分类混淆了“动词分类”与“行为分类”,且存在标准不一、类别重叠及内部成员异质等逻辑缺陷。为此,塞尔引入“施为目的”“适从方向”和“真诚条件”等核心语义-语用参数,将言语行为重构为断言类(Assertives)、指令类(Directives)、承诺类(Commissives)、

表达类(Expressives)和宣告类(Declarations)五大类[6],实现了言语行为类型的形式化与系统化。

为克服英美言语行为理论偏重哲学推演的局限,俄罗斯学者阿普列相立足俄语词汇语义系统,从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等维度,将俄语施为动词细分为“专门性告知与断言类”(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е сообщения и утверждения)、“承认类”(Признания)等15个类别[2]。该分类重视动词的词汇语义、支配关系及句法限制,极大拓展了施为现象的系统性描写。但在语用界面的动态考察中,其分类对带有褒贬、自夸、威胁或责难等义素动词的语用约束有待进一步厘清。

“施为动词指在施为句中作谓语的特定一类言语意向动词”[7],其核心特征承载着特定言语行为语义潜能,能精准表征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在特定语法参数与适切语境的动态耦合下,该类动词可通过实时话语实施特定言语行为。这表明施为动词的完整运作依赖于三个维度的协同约束:词汇语义层面,它承载表征承诺、命令、道歉、宣布等言语行为的语义潜能,奠定“以言行事”的语义基础;句法配置层面,它通常映射为第一人称、现在时、主动态等特定的形态-句法槽位;语境适切层面,该行为通过说话人特定社会资质和交际情境规约性,最终产生以言行事的语用功效。

2.2. 施为动词词汇语义约束:言语可实施性和语义具体性

探讨施为动词的语义-语用约束机制,首先需要考虑词汇语义层面的准入限制。并非所有表达意图的动词都属于施为动词范畴。意向动词要获得稳定的施为潜能,其词汇语义需同时满足“言语可实施性”和“语义具体性”的双重约束。

“言语可实施性”指动词所命名的行为或社会契约,须通过“话语的发声”这一物理过程来完成或实现。说出该动词(句)本身,即构成该行为最核心的社会学凭证,语用效力方面即为“言毕事成”。

(1) *Я обещаю помочь вам.* 我答应帮您。

动词 *обещать* (承诺)具有典型施为性。施为性指话语以言行事的语用潜能,是部分特定动词特有的语义特征,依托于充当核心谓语的施为动词得以语用具现[8] [9]。“许诺”契约的缔结不依赖物理性动作,而是诉诸语言符号。在适切语境下,说话人说 *обещаю* 即完成行为事实,言语与行为实现共时同构。

相较而言,“*хотеть*”(想要)等意向动词本质上表现说话人的内部心理状态和主观意愿,无法仅凭发话本身即时建构社会性言语行为。

(2) *Я хочу вам помочь.* 我想帮助您。

说出 *хочу* 一词并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即时建立起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社会契约。它仅是对说话人主观精神世界的“陈述”或“描写”,而非直接完成具有交际效力的互动行为。因此,这类局限于内部心智活动的意向动词并不具备言语可实施性。

施为动词词汇语义约束的另一核心维度是语义具体性。为了确保交际的高效运行与契约的稳固落实,施为动词的语义轮廓必须足够明确,以便受话人能够在接收话语信息的瞬间,精准识别出其施为目的及预期后果。词义过于宽泛、边界特征模糊的动词,通常难以在发话当下建立词义同意向行为(类型)的链接、难以激活相应言语施为潜能。

(3) **Я воздействую на вас.* 我影响您。

在俄语中,动词 *воздействовать* (施加影响)描述的是一个可能持续存在、程度不明且结果不可测的宏观过程。在发话当下,说出 *воздействую* 一词无法让受话人明确其到底是在“命令”“劝说”还是“威胁”。它缺乏典型施为动词所必须具备的“施为目的明确性”,因而不单独构成施为动词。

(4) *Я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вас.* 我警告您。

动词 предупреждать (警告)的语义边界和交际指向极其清晰。说出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一词,便直接启动交际中的预警和警戒机制,听话人能瞬间识别出说话人的施为目的,因而该词表现出极强的施为潜能。

2.3. 施为动词句法语义约束:当前话语自指性

意向行为“一说即成”的非延续性决定其具有当前话语自指特征,要求词义直指当前言语事件。该属性在句法上施加双重排他性约束:一是排斥表频次(如 часто 经常)、持续(如 целый час 一整个小时)或渐进(如 постепенно 渐渐地)的语义修饰;二是排斥表行为同时性的时间连接词(如 пока 当……时候)。

(5) Я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вас об опасности. 我警告您有危险。

句中的 предупреждать (警告)一词在发话当下不仅命名“警告”这一言语行为,并且说出该词时同时实施当前警告行为,实现了完美的行为自指。

(6) Я часто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его об опасности. 我经常警告他有危险。

由于频率副词 часто (经常)的引入,该句的语义中心被重构。动词不再指向“当下的一次言语事件”,而是将行为解释为在不同时间反复发生的、习惯性的行为。此时,施为性被消解,话语转为对事实的“描述或陈述”。

(7) Все уже успели позавтракать, пока я прошу тебя встать. 当我叫你起床的时候,所有人都已经吃完早餐了。

在例句(7)中,连接词 пока 在语义上强行要求 прошу (请求)这一行为具有时间跨度上的延续性与伴随性。这种时间维度的强行延展,直接剥夺了该动词“即时行事”的能力,使其从施为句还原为一般的陈述句。

2.4. 施为动词语境适切约束:主体可归责性

施为动词的语境适切约束体现为主体可归责性。说话人一旦行事,即意味着跨入相应的契约约束空间,承载特定维度的责任承诺:“许诺”要求承担未来义务;“请求”要求公开表达需求;“命令”要求对指令承担责任;“道歉”则要求承认并修复失当。这种可归责性构成了施为生效的契约基础。

(8)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за опоздание. 我为迟到请求原谅。

这句话中, просить прощения (请求原谅)的语势在于说话人对失当行为的主动承认,并有承担责任的推涵,在此基础上做出修复受损人际和谐的语用承诺。

超越人际层面的社会契约,大量意向行为在本质上依附于更为宏观的政治、行政或者法律制度规约。相应主体的可归责约束不仅反映说话人的主观意图,而且涉及特定社会身份与程序合法性之间的协同、联动。

(9) Я объявляю заседание открытым. 我宣布会议开幕。

该言语行为的语势并非仅取决于说话人的主观意图,而是受制度条件与程序规范制约。说话人既须具备主持人、主席或法定召集人等制度身份,又须在符合章程与法定程序的情境中实施行为。只有身份授权与程序适切同时满足,“宣布”才能产生制度效力。同时,说话人还须对该行为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3. 施为句的语义-语用约束

施为句是指具有陈述句结构的一类句子,其显著特点是这些句子并不描述相应行为,而是在说出这些话时等同于实施该行为[10]。施为句的核心语用功能在于“以言行事”,其原型表达在形态-句法层面

具有鲜明的规约性，即通常表现为由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未完成体及主动态施为动词所支配的肯定陈述结构。基于此，本节将聚焦于施为句的具体类型，并对其语义－语用约束性展开系统探讨。

3.1. 施为句的类型

施为句的分类呈现双重层级：首要分类维度依据施为动词的显隐，将施为句划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类；次级分类维度则聚焦于显性施为句内部，根据施为动词的形态表征，将其区分为原型与非原型施为句。

显性施为句通常包含直接命名意向行为的施为动词，动词直接标示说话人正在实施的言语行为，显性施为句的特点在于交际意图明确、行为类型可识别、责任归属较清晰。

(10) *Я прошу вас остаться.* 我请求您留下。

在这一显性施为句中，施为动词 *просить* 借助现在时形式 *прошу* 直接命名并实施了当前的“请求”行为。发话瞬间，“言”与“行”达成了时空上的共时同构，直接标示出当前的言语行为属性，而非对过去、未来或他者事件的陈述性报道。

隐性施为句通常不包含施为动词，但可根据特定形式和语境实施相应行为：可借助特定句式(祈使句、疑问句、陈述句等)、称呼语、语调及具体语境实现特定言语行为。

(11) *Закройте дверь,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关门。

该句没有“请求”等显性施为动词，但可在相应语境中完成请求或提醒等行为。

显性施为句有明显的语势标记，而隐性施为句则依赖语气、情态、语调、交际语境等语用因素，二者并非绝对分离，而是展现为“显性程度连续统”。狭义施为句专指含有施为动词的显性施为句，广义而言，凡是能在具体语境中实施意向行为的话语均具有施为性。鉴于此，郭聿楷主张将施为句研究对象限定为显性施为句。他强调，若无节制地泛化此概念、视所有话语为施为句，施为理论将因边界模糊而消解其特有的分析价值[3]。

此外，显性施为句可以划分为原型施为句、非原型施为句。原型施为句是奥斯汀最初提出来的施为句，其语法标准为含有施为动词；该动词是第一人称单数、未完成体、现在时、主动态；该动词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该句在形式上是肯定陈述句[1]。

(12) *Я предлагаю тебе купить эту книгу.* 我推荐你买这本书。

上述这四个语法标准不可或缺，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所得出的话语就不是原型施为句。下面将论述原型施为句与非原型施为句的语义－语用约束性。

3.2. 原型施为句的语义－语用约束

原型施为句的建构与语用生效，并非词汇的机械缀合或句法结构的简单套用，而是词汇语义潜能、形态－句法特征与语境适切条件多维交互、动态整合的系统涌现。基于此，下文将聚焦于上述三个层面，对其深层约束与动态协同机制展开系统剖析。

3.2.1. 词汇语义潜能向形态－句法特征的精准映射

原型施为句旨在建立“此时、此地、此人、此行为”的共时同构。为达成“言行同一”的语用目标，形态－句法系统在时体与人称的句法约束、角色配置的词汇语义分化以及否定辖域的形式筛选等方面，均承受着极强的规约性形式限制。

原型施为句(1) *Я обещаю помочь вам.* 展现了俄语典型的“Я(我)+ 未完成现在时主动态”句法矩阵：

未完成体现在时 *обещаю* 激活即时行事功能, 确立了“言说”与“行为”时间的共时重合, 使行为通过发话本身即时生效, 从而达到“言即是行”的语用效果; 主动态则将施事身份锚定于第一人称“Я”, 在句法上锁定了说话人的个体责任与语用承诺。

原型施为句的施事主体为第一人称“我”, 但其命题行为执行者的人称配置则由动词的词汇语义潜能决定。如在许诺句(13) *Я обещаю вам прийти*. (我答应您我会来)中, 命题执行者为说话人本身(说话人约束); 而在请求句(14) *Я прошу вас прийти*. (我请您来)中, 执行权则让渡给受话人(受话人约束)。由此可见, 句法槽位中的角色指派高度顺应施为动词词汇语义类型。

此外, 原型施为句施为性的存废并不取决于否定词 *не* 的句法位置, 而取决于其语义辖域。具体表现为三类辖域重组: 一是谓词否定(如(15) *Я не обещаю прийти*. 我没答应来), 作用于施为动词本身, 旨在拒绝承诺或做出免责声明; 二是命题内容否定(如(16) *Я обещаю не опаздывать*. 我答应不迟到), 不影响意向行为的语用生效; 三是元语用否定(如(17) *Я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ю вас, а только вам сообщаю*. 我并非在警告您, 而是在告知您), 用以重构行为强度, 通过将“警告”降级为“告知”以缓和人际紧张、规避语用责任。这表明, 否定词的句法位置与语义辖域的动态重组, 精细地调控着意向行为的语用输出。

3.2.2. 语境适切条件对形式潜能的动态过滤

词汇、句法的对应仅仅在词汇语义与形态 - 句法层面为话语赋予了抽象的“施为潜能”。该潜能若要跨越静态结构边界、成功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社会现实, 需要通过语境适切条件的动态过滤。唯有当说话人的特定身份、法定的程序路径以及交际情境的制度化授权达成高度契合, 这种预设的语义潜能才能最终兑现为具有实质社会效应的语势。

以原型施为句(9) *Я объявляю заседание открытым*. 为例: 主持人发话, “宣布”依法定程序即时生效、确立规约; 旁听者发话, 虽形态语义一致, 但因主体身份不符“宣布”宣告失效。这表明, 制度规约扮演着“形式施为”向“实质施为”跨越的“看门人”角色。唯有词汇语义、形态 - 句法、社会身份产生动态协调, 施为目的方能最终达成。

原型施为句是以词汇语义潜能为动力、形态 - 句法特征为轨道、语境适切与制度框架为落点的动态整合系统。其中, 语法形式是施为功能的承载符号, 适切条件则是社会约束的生效准则, 两者动态协同构成施为性的逻辑内核。

3.3. 非原型施为句的语义 - 语用约束

原型句法特征(第一人称单数、未完成体、现在时、陈述式、主动态)虽是识别施为功能的高频线索, 却非绝对的充要条件。俄语中存在大量偏离原型的非原型施为句, 其施为生效并不诉诸单一的刚性形式, 而是由句法变异、语用适切与制度规范协同建构。具体而言, 其句法语义与语用约束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变异维度。

3.3.1. 人称与语态的变异: 去主体化与制度性赋权

与强调说话人“Я”(我)显性出场的原型施为句不同, 非原型句通过人称与语态变异, 实现施为主体的“去主体化”或“组织化”转移。其具体表现形式有四: 一是第一人称复数的组织化转换; 二是第三人称与集体主语的结合; 三是不定人称句的身份隐匿; 四是被动语态的责任边界重塑。

(18) *Мы благодарим вас з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我们感谢您的合作。

在机构、组织的公告或正式书信中, 第一人称复数人称代词“мы”(我们)不再指代自然物理意义上的多个个体, 而是表征一个去个人化的、具有社会或法律代表性的“机构主体”。

(19) Местком ходатайствует о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и Борисову жилплощади. 地方委员会请求给巴利索夫提供住房。

此处的意向行为并非由具体个人发出,而是直接以第三人称的制度组织(местком 地方委员会)作为句法主语,使请求行为获得官方和集体的合法性。

(20) Пассажиров просят пройти на посадку на самолёт. 旅客请登机。

这类隐匿行为主体的不定人称句将焦点从“谁在实施行为”转移到“行为正在被实施”的客观事实,常用于公共广播等去个人化的规约场景。

(21) Настоящим вы утверждаетесь в должности ректора. 兹任命您担任校长一职。

这类第二人称被动态结构不依赖说话人的个人意志,而是借助被动句法本身承载的客观性,赋予施为结果一种不容置疑的公信力和法定效力。

3.3.2. 地貌与时态的变异: 瞬时性与结果确认

原型施为句在功能上表现为“一说即成”,通常与未完成体现在时紧密绑定,以确保发话与行为时间的共时重合。但在特定语境下,非原型施为句可以通过完成体简单式将来时来实现施为。

(22) Пожелаю вам удачи. 祝您成功。

在例(22)中,完成体简单式将来时(пожелаю)能够契合施为性,关键在于对自指与非延续特征的动态重构。

首先,在自指性层面,该结构实现了“时空折叠”。俄语完成体动词无形态现在时,简单式将来时通过借用现在时人称词尾,使将来时间发生语用中和,言说瞬间即为行为发生当下,并未消解话语自指。

其次,在非延续性层面,相较于兼有具体过程描写倾向的未完成体现在时,完成体自身蕴含“瞬时性”与“限度性”特征,这使其能在发话瞬间以绝对的边界感阻断行为的延续感知,将行为瞬间凝结为不可撤回的既成事实,更有力地确认了施为结果,赋予话语高度规约、确定且仪式化的交际语势。可见,完成体简单式将来时能够进入非原型施为结构,是地貌、时态与语用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

3.3.3. 语气与非限定形式的变异: 礼貌阈限与面子缓和

显性施为句的非原型形态不仅表现为时体和人称的移位,更体现为句法语气的弱化与非限定形式的嵌套。其语用理据在于:说话人通过特定的形态句法手段重构语势的强度等级,在特定的社会人际与功能语体维度下实现对说话人与听话人“双重面子”的动态维护。

(23) Я бы не советовал вам спорить с ним. 我不建议您和他争吵。

从语势强度等级来看,“建议”(советовать)以原型施为形式呈现时,本质上隶属于强度级别偏高的指令类行为。例(23)通过引入虚拟语气词 бы 构建非现实空间,使原本具强力现实约束的陈述式转换为条件式,语势由“强势干预”转向“弱化协商”。在面子理论视阈下,“建议”本质上是一种威胁听话人消极面子的言语行为。бы 的语用缓冲在认知上将决策权让渡给听话人,为其保留了拒绝的“退出机制”,从而将消极面子的受损度降至最低。在社会人际与功能语体维度上,此种假定式缓冲高度顺应社会距离较大或听话人权力更高的场景,极大提升了正式语体中的互动适切度。

(24) Позвольте вас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请容许我事先提醒您。

例(24)展现了非限定形式的句法嵌套机制。在此句中,承载核心施为潜能的动词 предупредить (警告)在语法地位上退居从属槽位,降格为非限定性的不定式形式;其句法支配权与施为启动权,则被完全让

渡给了前置的命令式 *позвольте* (请允许)。在语势强度等级上, 具有高对抗性的“警告”通过句法嵌套转化为“双向许可请求”, 使强迫性指令语势大幅降级。在面子保全上, “警告”不仅直接威胁受话人的消极面子, 还因暗示其判断力不足而侵犯其积极面子。通过前置 *позвольте* 示弱并寻求“知情同意”, 既保全了受话人掌控局面的消极面子, 又极大地迎合了受话人希望被尊重的积极面子。在社会人际与功能语体维度上, 该结构高度契合俄语公文事务语体及礼仪社交。它适用于非对称权力结构(如下级对上级)或需拉开社会距离的正式交际, 说话人以让渡原型施为的直接语势为代价, 通过形态上的自我降格换取了制度权威与人际秩序的动态平衡。

俄语非原型施为句的形态-句法变异不是对施为性的消解, 而是一种语用拓宽和语体适应。原型条件仅仅是高频出现的辨识线索, 而非不可逾越的边界。俄语施为句在第一人称复数、完成体将来时、被动态以及假定式、不定式等非原型槽位中的灵活涌现, 充分展示了词汇语义潜能、句法形式特征与语境适切条件之间的动态整合性。

4. 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以“言行同一”的语用宗旨为核心, 结合英美语用学和俄罗斯词汇语义学对施为现象的研究, 对施为动词与施为句的语义-语用约束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方面阐明了施为现象的运作是通过词汇语义潜能、句法形式特征与语境适切条件的协同约束而得以具体表征, 其中“词汇语义”决定施为潜能的激发、“句法形式”决定形式载体的选择、“语境适切”决定施为目的的最终实现; 另一方面探明并建构起由显性与隐性、原型与非原型施为句所组成的施为性三维动态整合约束体系, 揭示出不同类型施为句(如涉及人称、时体、语气等变异的非原型句)在句法形式、语境互动与制度规范协同下所呈现出的连续统关系特点。总体而言, 本文从词汇语义、句法配置与语境适切三个层面揭示了施为性的生成机制与约束条件, 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施为动词与施为句本质特征的认识, 也为相关理论的系统化、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分析路径。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借助平行语料库, 对高频施为动词及相关构式展开定量考察, 以检验该框架在跨语言层面的解释力与适用性。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 2026 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基于知识图谱与大语言模型的大学俄语个性化学习路径研究”(2026GJXH121)、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俄语多义名词研究”(20YBQ06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俄语多义名词认知语义研究”(22B005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基于俄语国家语料库的俄语客体题元层级化研究”(21YJC740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larendon Press.
- [2] Апресян, Ю.Д. (1986) Перформативы в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в словаре. *Известия АН СССР.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45, 208-223.
- [3] 郭聿楷. 施为动词与施为句[J]. 中国俄语教学, 1994(1): 1-4.
- [4] 孙淑芳. 俄语施为现象探析[J]. 外语研究, 2003(6): 11-14, 80.
- [5] 成晓光, 熊佳娟. 施为动词的语用-语法双维度分析[J]. 外语研究, 2010(6): 8-13, 112.
- [6] Searle, J.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0.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09213>
- [7] 张家骅, 彭玉海, 孙淑芳, 李红儒. 俄罗斯当代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449.

- [8] Падучева, Е.В. (2010)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емантика времени и вид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Семантика нарратива.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26 р.
- [9] 孙淑芳. 言语行为动词的语义阐释[J]. 外语学刊, 2009(6): 88-93.
- [10] Падучева, Е.В. (2010)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ё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референци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семантики местоимений). Изд. 6-е, испр. Наука, 19 р.